

文化太湖的诗意表现——评电视系列片《烟波太湖》

张晓玥

作者赐稿

—

美丽的太湖经常呈现于电视荧屏，在无数镜头的摇动和剪切中，旖旎的自然风光被反复渲染，深厚的文化底蕴却常常被忽略。太湖不仅拥有碧波万顷、雾霭晴光的迷人风姿，太湖也饱含丰厚充盈、悠远绵长的文化魅力。“太湖三分之二的水面在素以园林、水乡、昆曲闻名的苏州境内。如果说，太湖的是江南母亲，那么苏州便是她儒雅的长子。”对于太湖水滋养孕育下成长的苏州电视人，如何挖掘和表现文化意义上的太湖，是一种诱惑，更是一种使命。苏州电视台新近拍摄的电视系列片《烟波太湖》摒弃旅游风光片的传统套路，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、视像捕捉与心像营造相融汇的手法，将太湖置于江南文化之源的地位加以审视，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尝试。“太湖滋养了自然意义上的水乡，更孕育了文化范畴里的江南。”全片在总的文化命题统摄之下，以《前世今生》、《天下鱼米》、《乡关何处》、《古镇白话》、《栀子花开》、《经典刻划》、《流年写意》、《枝头时令》八个板块，展开人文太湖的全景扫描与透视，既有海阔天空之势，也有洞幽烛微之妙。此片的观赏，不仅是一次愉快的视觉享受，更是一次美妙的精神漫游。

《烟波太湖》的创作定位是“文化组片”。太湖流域丰厚的文史掌故、风物人情为主创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资源 and 平台，但怎样整合调配资源，怎样在平台之上“更上一层楼”，拍摄出文化片的文化感，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文化感是一种整体的氛围与气韵，或厚重或空灵，或深邃或朴质，这不是来自知识的堆积，而是生成于对生命的关怀。人是一切文化的内核，只有表现出人的精神与情愫，电视文化片才能具备生气灌注、诗意盎然的美学品格。太湖水哺育了江南人，江南人创造并嬗递着太湖文化，以人为中心把握太湖的文脉，这是《烟波太湖》独特的叙述视角，也是它获得成功的关键。因为有了人，有了人的情感与沉思，太湖才成为了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载体，太湖文化也因此获得了人的气质与品性。

《乡关何处》是对太湖古村落的寻访。电视纪实镜头从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中铺展开来：清晨薄雾中熙熙攘攘的早市，幽深的青石板，吴侬软语的叫卖声。质

朴的日常生活背后也隐藏着历史的无限风光，明朝首辅王鏊“海内文章第一，山中宰相无双”的辉煌，菜摊的上面矗立的牌楼就是证明。画面一个切换，转为打井的同期声拍摄：乡民黝黑结实的脊背上挂着汗珠，黄土井壁细细的水线渗出。对于世世代代的太湖人，“有了井，这一方水土才成了真正的乡井”，特写镜头定格在后埠村古井一道道深深的勒痕上，这是世代太湖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印记。电视画面从素朴到辉煌，再从动态转为静态，历史与今天如此遥远，又如此接近，时间好像打了一个盹。片子的最后，信手拈来戏台上华装俊美的小生花旦，明艳的色彩在整个段落朴素的画面中像流星般闪过。写意镜头的运用是神来的一笔，这是画龙点睛，也是美人蛾眉间的一点红。“舞台上是一瞬间的辉煌和风光，重要的还是踏实朴素的日常生活，平常人家竟是名门之后，名门之后，原来就是平常人家。”编导对太湖人家的诗意解读，在赵忠祥稳健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中娓娓道来，音画协和相生的艺术空间中蕴涵着无尽的人生况味。时间的流转，历史的沧桑，生命的绵延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达。

如果说编导以古村落的时空存在揭示了太湖文化稳健沉静的一面，那么对太湖工艺的表现，他们则要挖掘出一种浪漫传奇的色彩。雕花楼是江南精湛雕刻技艺的代表作。华美的建筑早已人去楼空，然而在雕梁画栋与繁复堆砌的背后，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“爱情题材是说雕花匠手艺惊人，大小姐心生爱慕，楼落成后大小姐就随着小师傅私奔去了。侠义题材是雕花楼内机关重重，太湖强盗趁着月黑风高三进三出，却是一无所获。”观众的视线随着电视镜头俯视仰视、左右环顾，巧匠佳人的私语似乎就在耳边，江洋大盗的脚步仿佛落在心坎上。外在感官接受的是静与空，内在感官领略的是动与有，观赏的过程不仅是视听的享受，也具有品读诗书的机趣。“如果说，建筑是呈现阳刚之美的艺术，象山；那么，苏绣便是一泓秋水了，苏绣的柔美象蝴蝶拍打春天的翅膀。”编导别具匠心的把香山帮建筑与苏州刺绣编排在《栀子花开》一集中。巧匠蒯祥以布衣之身进京承建明皇宫；小家碧玉沈寿从老式庭院里走出来，一直走到慈禧面前，走进世界博览会。一砖一瓦，一针一线，都在书写着人生的传奇。爱情与苏绣的巧妙缝缀，应该是电视片中最浪漫的章节。解说词这样讲述：“沈寿的丈夫是清代举人余觉……夫妇俩曾拥有过一段天上人间般的美好日子……石湖的渔庄应是他们青春作伴的地方……‘蝴蝶双双入菜花’是范成大描写石湖的句子，在石湖的渔庄里，沈寿和余觉或许就像一对春天的蝴蝶。”镜头里，先是黑质白章的蝴蝶在紫

色花丛中翩翩飞舞的近景，继而是蝶恋花绣品的特写，随后是石湖山色的远景。自然的蝴蝶、人工的蝴蝶以及作为爱情象征的意象化的蝴蝶共同起舞，它们舞在观众的眼睛里，同时也舞在观众的心灵深处，唯美的诗意如涓涓细流在电视画面中悄然漾出。

古村的石板路与牌坊，古镇的亭台楼阁，文人骚客的墨迹与丹青，绣绷上的绵密针脚，以及水天一色中漂浮的帆影，都成为太湖文化的一个个美丽的注脚。在电视编导的解读中，江南人不仅书写着人文太湖这部大书，而且，他们的气质也渗透到太湖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。明月湾村口的千年古木一岁一枯荣，“它的枝枝叶叶，其实就是村里人一家一家的家谱”。司徒庙的四株古柏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，“清是戏曲里英姿飒爽的书生，奇是话本里跌宕起伏的传说，古是史册上真知灼见的哲理，怪是神话中超凡脱俗的想像。”富有诗意色彩和美文韵味的解说词，与摇动游弋的镜头有力配合，赋予了太湖自然景物以人的品性和风度。从美学上说，人对自然美的欣赏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主观心理过程，一方面是把自我的精神主体投射于自然，同时也是在自然中寻找自我的精神所在。“以我观物，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”，即使“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，也是观者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探询。因为有了“我”，有了人的主体性，自然才可能成为美的存在。这种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，在电视编导对太湖石的解读中获得了最充分的阐释。镜头从呈现太湖石自然天成的千姿百态开始，它们中的佼佼者有“江南才子”、“苏州女人”一样的潇洒灵秀、衣袂飘飘，也有“庙堂之气”的雍容华贵。不经意间，画面已经切换到同期声拍摄的采石场景，解说词追述爷爷辈种石、孙子辈售卖的古老“石农”职业。质朴的劳作景象是对久远历史的一种还原，编导似乎要告诉观众：太湖石的皱、透、瘦、漏之美，不仅是太湖水冲激的结果，其中也有太湖人汗水滴落的痕迹。“对石农来说，太湖石是一种百转千回千呼万唤的寻觅和守候；对欣赏它的人来说，太湖石是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沉思和参悟。”经过这样的深度挖掘，自然的存在与人的生命紧密结合，电视片不仅呈现出太湖石赏心悦目的美，更给这种美增添了几分摇魂荡魄的力量。

精美考究的画面、匠心独具的编排和佳句迭出的文辞，使《烟波太湖》的许多段落都流淌着无穷的诗意。电视片规模宏大，只有把局部的诗意凝聚整合成浑然一体的诗境，方能汇滴水为清流，串珠玉为美链，使全片在美学层次得到进一

步提升。境由象生，编导通过核心意象的营构，实现了这种提升。或许是苏州电视人与太湖血脉相近的乡土情结使然，“家”的意象成为《烟波太湖》统摄全片的核心，这使电视片以人为焦点的叙述角度进一步抒情化。《前世今生》是对太湖文化历史的寻根，也是这部八集系列片的总纲。寻根从对历代太湖人生命踪迹的探访中开始。对于远古先民，太湖是“一个有关家的想法”；对于祖祖辈辈的江南人，无论南迁的士族，还是远走他乡的洞庭商帮，太湖都是他们“最初也是最后的家园”；对于达官贵人，太湖是“衣锦还乡的故居”；对于寻常游子，太湖是“倦鸟归巢的老宅”……“家”不仅是物理时空中的一个有形实体，更是心理时空中的一种精神寄托，对于“家”的关怀蕴涵着无尽的情感记忆与体悟。

“家”是太湖与人联系的枢纽，在“太湖——家——人”的整体框架中，电视片呈现了文化太湖的全景。情感与精神因素的投注，使林林总总的文化载体都获得了一种感性的生命，显得格外动人。且不说远游人对故园的凝望，也不说栖居者对乡土的守护，就连村头古树的枝枝叶叶，都是“村里人一家一家的家谱”，那人去楼空的雕花楼，竟也源自一个落叶归根的念头、一种义不容辞的孝道。

江南人与太湖水的生命衔接，是通过船的时空存在来实现的。对于太湖水孕育滋养的人们，船就是漂浮着的家。电视是以镜头与画面叙述的艺术，电视片的创作者别具匠心地把电视镜头一次次聚焦于船，船的形象使家的意象更加明晰，家的意象也赋予了船深沉的人文关怀。升帆的画面是电视片每一个段落的序幕，客观拍摄的精致镜头经过创作主体的精神投注，成为家园意象最恰切的注脚。耸立的桅杆，坚韧的绳索，结实的臂膀，铿锵的号子，一面大帆高高扬起。镜头随船帆的运动由平到仰的拍摄，只在十几秒内完成，形成一种时间的催促感，既凸现出太湖人闯荡远方的决心，也传达了他们投入母亲湖的迫切。对于世世代代的太湖人，船是现实家园的存在，也是精神家园的延伸，它是一种守护，也是一种展望。电视片的许多章节中，都穿插了一系列船的特写。太湖物产的介绍，从渔船出港的开始，船帆成为“一面关于天下鱼米的大旗”；拍摄船菜是为苏帮菜溯源，镜头聚焦在船头，一张蜡染的蓝白桌布，几碗素朴的佳肴，在远山近水的背景之下，家的亲近和温馨油然而生；太湖古村的寻访，首先俯拍港湾里参差错落的桅杆，生长在岛上的村落，好像水中停泊的船，那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沉静；在介绍工艺的段落里，也穿插了烟波太湖中的孤帆远影，象征着远走他乡的匠人们对故园的眷恋。“水——人——家——船”构成了电视片的形象系统，水和船是

物理视像，家和人是心理意象，视像与心象彼此交融，镜头画面与文字解说互相阐发，拍出了文化太湖的生命感和诗意美。太湖的文化离不开水，水是生命的滥觞，择水而居是人的天性所在。在电视片对江南水乡、太湖人家的艺术挖掘中，人与水的亲近获得了诗情画意的阐释。

电视文化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造，它需要创作者对画面、镜头、色彩、光线、配乐、解说等诸多环节进行探索与整合。《烟波太湖》没有平面化地铺叙和罗列，它以人为中心把握太湖的文脉，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拍摄手法，搭配上富有美文色彩的解说词，在视像捕捉的同时致力于营构心象，赋予了太湖文化活的生命，这样的艺术创造达到了诗的境界。它是一部电视记录片，也吸收了电视散文的文学创作手法，客观镜头与主观镜头的穿插配合，解说语言隽永精雅，电视片本身就是一首具有浓厚抒情意味和生命气息的文化组诗。在数字化、信息化、高效率、快节奏的今天，读图时代悄然而至，影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。然而，一部分创作主体的急功近利，使当下电视荧屏充斥着平面化、粗糙化、感官化的艺术赝品。对于观众，这或许是五光十色的视觉盛宴，但绝不是高层次的审美享受。歌德说，“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，通过它最容易地传达事物，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还更清澈。”（《说不尽的莎士比亚》，见《莎士比亚评论汇编》上册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298页）真正的审美在于想像，在于精神的探问，在于心灵世界的流连、驻足和沉潜。《烟波太湖》以精美的音画制作为手段，以创造文化诗的境界为旨归，活化出一个生气灌注、诗意盎然的文化太湖，显示了电视创作者的精品意识与艺术品味。它是对粗制滥造、快餐文化的一次有力抵抗，也是太湖水滋养孕育的苏州电视人奉献给母亲湖的一份厚礼。

2005

年8月于苏州大学东校区